

额尔古纳森林

张之涛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额尔古纳森林

张之涛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[津]新登字(90)002号

额尔古纳森林

张之涛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市北辰区第一印刷厂 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2,125 插页 3 字数 298千字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000

ISBN7-5306-1683-8/I·1497 定价: 11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反映林区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饱满的激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八十年代林区的一代新人，是一幅色彩缤纷的额尔古纳森林的生活画卷。

小说通过新任林业局长阿尔斯朗对伊斯利奇林业局的改革，以细腻的笔触和浓重的感情色彩刻画了阿尔斯朗、杨斐、李曼丽、林致远、杨莲以及李国平、冯保才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各种典型人物，反映了他们的思想、爱情、追求、向往和忧乐，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展示出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生活画面，再现了他们对改革的不同态度和道德风貌。

作品题材新颖，语言凝炼，感情真挚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地区特色。



作者近影

致 读 者

我向往森林。我热爱森林。那里的苍茫群山，那里的清冽河水都给了我深沉的怀念和思考。

为此，从82年后我曾七次深入兴安岭林区。我去过阿里河、大杨树、伊图里河、根河、满归、图里河、莫尔道嘎等许多林业局。从鄂伦春的撮罗子到鄂温克的猎民新村，从祖国最北方的边防哨卡到滚滚奔流的蓝色额尔古纳河，几千里山林小路给了我深刻的记忆和新奇的冲动。

森林的人们是热情而纯朴的，森林的生活是多彩而火热的，森林的空气是透明而清新的。为此，七次深入林海有七次不同的感受和心得。三中全会以前，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，同全国边远地区一样，林区确实是贫困和落后的，林区人民抱着金碗讨饭吃的情景确实令人伤情。而且那个时候的森林与外界接触不多，也确实带有点原始味道。因此，有的文学作品只描写了林区的愚昧和落后，这是不真实而且也是不公正的。

林区的人民吃苦耐劳，为祖国开采出数不尽的绿色金子，创造出难以数计的财富，是应该得到歌颂和赞扬的！他们的生活也本应该得到改善和提高的！但这一切，在极左路线的年代里是不可能得以改变的。而三中全会以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林区大大地变了样，新人新事层出不穷，山林变化日新月异，人民生活大大提高，而人们的精神和视野，也起了质的变化。

我的这部小说《额尔古纳森林》，仅仅写到1984年—1985年。其中难免还流露出林区贫困和落后的痕迹，这是自然的，因为真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基础。至于林区的新飞跃，新变化和林业工人新的奋进，我深信，在我进一步深入林区生活之后，90年代的林区新风貌，会在我的下一部《额尔古纳森林》中得以展现。到那时，我才可以说：我为林区人民做了一点贡献！

小说毕竟是小说，不是纪实文学，也不是报告文学，是作者根据生活，经过艺术加工编撰而成的作品。本故事纯属虚构，请勿自我对号，如作品中的情节和事件和某人某事相似，也纯属偶然。在此必须郑重声明。

我是尽可能要多费一些力气去肯定和弘扬林区人民的风采的。然而，平心而论，作品尚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。不足之处，诚肯地希望得到各方面朋友的批评。

本书在撰写过程中，曾得到林区的领导西达、韩斌等同志的支持。也得到友人孟凡贵、赵奉先、李泽湖等同志的关怀。特别是诗友李泽湖，他把积累多年的生活和素材无私介绍给我，令我为之感动。对此，我深表谢忱！

最后，向大力支持我的企业家高丰先生和对我赞助和支持的众多朋友们，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深表谢意。

——作者93.12.17.

朋友，雪花是绿色的吗？

是的——

有时，是绿色的。

在遥远的兴安岭，

在古老而又深蓝的额尔古纳河，

在多少年都一直挺立的伊斯利奇山峰，

雪花呵，有时是绿色的……

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——

你指的是另一个角度吧。

人生，有时突然就像一片绿色的雪，

寒凉而又充满了生机……

是的，有这样的时刻。

哦，我的额尔古纳森林呵！

第一章

1

一千九百八十年的秋天是温和多彩的。直到那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淡蓝的、琥珀色的叶子长得满峰满岭，使额尔古纳森林变成了五彩山峦的时候，而西伯利亚的冷风还没有吹来……

从山坡小路上，走来一个壮年汉子，他忽然停住脚步，望着不远处的五彩山峦，长长地吐了一口闷气。

十几年了，这积压在心底的一口闷气才吐出来。他觉得轻松了许多，浑身上下一阵哆嗦，仿佛打了一个寒颤。当他再一次站稳脚根，极目远望，伊斯利奇山峰高高地挺入云端，还是那么悠然自得，还是那么年轻，还是那么翠绿，没有一丝老意。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头，有一根白发夹在他的指缝间，他仿佛是自言自语，又仿佛是说给身边的一株小白桦树：“唉，老了，不服老是不行的呵。”他抬起脚向前走去，突然间他觉得双脚竟那么空前地敏捷。

夏天已经过去。一年一度只有此刻才是大森林最值得炫耀的时刻。

田野和树林听不见人声，小工队的油锯声也停止了，因为这一带又变成了营林区，小工队迁移到更遥远的原始老林了。

在灰蒙蒙的小道边，秋天的森林远远地伸展着，一望无际，

而又起伏绵延。森林上空，一团团烟色的云彩静静地飘动着。一阵爽人的小风吹过，翻动了树下的羽毛草和玫瑰花，彩色的微浪晃动着蓝色的巨波。噉，森林哟，远方的北国森林，呈现出一片寂静和安谧。

他顺着林间小道慢慢地走着。周围没有一个人，连鸟儿也没有一只。这下可好了，他的思想展开了翅膀。

“你好呵，我的人。你能不能听见我对你说的话呢？”他轻轻地自言自语。

“听得见。老夫老妻了，这么多年，不是天天在听你叨念吗？”一个轻柔而沙哑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轰响着。

“那好，咱们再继续唠咱们的家常吧！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森林清新的空气，“我说，你知道我这是去干啥吗？嘿，让我去伊斯利奇林业局当局长！我寻思了好儿黑夜，是去不去呢？拿不定主意呀，再去受那个夹板气吗？可林管局来了电报，催我上任呢。不去是不行了。这不，强打着鸭子上架，我先去了再打报告免职！”

“这是啥话？去了就得好好干，免个啥职？亏了你还是个男子汉呢！有啥怕的？家破人亡还能有第二次吗？你得‘朝前看’！那个沙哑的声音调门似乎高了起来：“我说老伴呀，可不能……”

“可不能咋的？”他急切地问道。

“可不能老想着我呀，你先干它几年，遇上合适的，成个家……”

“你别说这个了！”他猛地站住脚。

微微潮湿的空气和着青草的气味凝成一股淡淡的香气。他跨踏了一小会儿，又踏上了路程。

“不说这说啥？日子总得过不是？！”

“……”他没有反驳，静静地听着。

“栓柱子也长大了，他如今也成了伐木工，也在你去的那片老林里。他不会反对的，我生的儿子我心里有数。”沙哑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，像山泉飞落进崖谷，忽而又变成涓涓细流。

“你可别任性子呵，我可是一片真情。……我不让你陪伴我一辈子。在这块黄土下面，我满足了，坟头还有几棵你栽下的小树和一片青草呢。……”沙哑的声音嘎然而止。

原来，他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往小站艾里库玛的铁轨，一声亢奋的鸣叫使得他回到了活生生的现实。

火红的晚霞燃烧了起来，最高的伊斯利奇山峰上射出了金黄色的光芒。森林里的风吹动着连绵起伏的树海，仿佛整个世界在悠荡在飘摇。

他不敢再闲庭信步了。

沿着铁轨，他几乎是慢跑起来，枕木高高低低，凹凸不平，使得他也磕磕绊绊。

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命运会有这样的转机。一个在森林监狱呆了十年的囚徒，会突然喜从天降，让他去负责一个林业局的工作，而且是一个原始林业局、一个主伐局的全面工作。这是怎么搞的？会不会是人事部门弄错了呢？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呢。

历史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写成的吗？历史的影子又在他的脑子里清晰地浮现了出来。几十年来，他是拖着这条变了形的影子，在人生和命运的长河里怎样苦苦挣扎的呵。他在阴冷的铁窗里盼望过阳光，也盼望过团聚，也盼望过一丝只有北国兴安岭才偶尔能出现的绿色的雪。可是都失望了。只有在放风或做艰苦劳动时才能看到一条自己扭曲了的身影。他在内心深处滋长着、寻觅着一种相反的因素，能够消除或能够淡化自己这条变了形的身影。可是，没有结果。

他的脚步愈来愈快了。终于奔上了艾里库玛小站的站台。一颗急促的心，也平静下来。

站台平展展地呈现在他的眼前，像一块放大的面板。

他急促地跨进了候车室。候车室本来就很小，夹杂着林业工人抽的低劣烟草味，屋内空气浑浊，雾气腾腾。他仔细地睁开了眼睛，才从众多晃动的肩和头之间望到了那个小小的售票窗口。他挤了过去，嘴里不住地说着：“哎，劳驾了，劳驾了。”

不十分情愿的林工们朝他投来几只冷眼。

“哎，同志，今天早晨林管局王部长打来电话，让留一张去伊斯利奇的硬卧票，你知道吗？”他客气而又和蔼地向窗里说道。

“有，有有。”窗里的女售票员探出身子，朝着这个陌生人死死地盯了两眼，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十二元三角！”

他不敢怠慢，火速把两张十元的整票递了进去。露出期待的神情。

“给，数好钱。”接着“咔嚓”一声小窗口放了下来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个窗口是专门为等他而敞开的。他心里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。“王部长呵，王部长，如果不是你的电话，怎么会享受这样的特殊礼遇呢？中国人，在可卑的权势面前任凭摆布，中国人是喜欢吃这一套的。”

他从心底深处萌生出一种厌恶。

但他也放下心来，因为毕竟有一张可以睡的卧铺了：“等车吧，上车以后要好好睡它一觉，这一天，也实在够乏的了。”他在一张长凳上挤着坐了下来。

一阵强烈的、辛辣的低劣烟气冲进了他的鼻子，他一连打了几个喷嚏，渐渐地适应了。

他挤坐在这群林业工区的父老兄妹之间，感到由衷地亲切。因为他这几十年就是他们之间的一分子，像江河奔腾中的一滴流动的水珠。

当列车驶进小站，又引起了一阵急促的骚动，拥挤，夹杂着

森林工人的叫骂。人们拼命地朝入口涌来，他不由自主，也像浪涛一样，被挤出了小小的闸门，终于跨上了列车的铁门。他稍稍松了一口气，车就移动起来，离开了艾里库玛小站，向着远方的原始老林驰去。

渐渐地，车轮加快了速度，开上了一条直路。路的两旁，有烧荒留下的斑斑残迹。他心想着，这一带可能前不久发生过森林火灾，不由地一种痛惜之情袭上心头。他更加黯然了。

他在列车员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铺位。

“哎，七号下，在这儿。”列车员指了指她身边的铺位：“刚才坐过一个来林区探亲的女同志，她在艾里库玛下了车，你看，床位还是很整洁的。”列车员职业性地叨叨着。

他把上衣脱了下来，甩在叠得很整齐的行李上，靠着窗子坐了下来，一种轻松感使他浑身舒坦。刚才的黯然情绪已被驱散。

此刻，列车已经驶出了那片荒火烧过的森林地段。眼前是绿色的、金黄色的、斑斓的树林从窗前匆匆闪过。那一片一片板夹泥的群房，泥屋冒出了一缕缕白色的炊烟。这村落情景他是熟悉的，而且也是亲切的。

列车沿着牙林西线的莽林，沿着北中国的边陲疾驰而去。

在车厢的另一间格子里，不知是谁唱起一支蒙古长调。这歌声如泣如诉，十分动听。这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悲歌，深沉而哀怨。歌的名字是《辽阔的草原》。

他在蒙古草地呆了十几年，这支歌他是懂得的，他熟悉其中的词意：

在这个世界上，
哪一片草原没有泥泞池沼？
在这个世界上，
只有心上人才能给你架一座金桥。

……

.....

呵，流年似水，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呵。

他静静地躺在卧铺上，感到了一阵轻快和舒适，那种烦躁的心绪被丢在了车厢外面。他闭上了双眼静听着车轮有节奏的轰鸣。车轮声和他的心律那么合拍，于是，那一幕幕的往事又在他的脑海中清晰浮映出来。往昔呵，那恼人的往昔，怎么就不能被磨掉呢？为什么，在生命的征程上，还记忆犹新呢？是呵，哪一个人又能忘记自己最悲哀或者最欢乐的时刻呢？阿尔斯朗心底的烙印又隐隐疼痛起来。他思绪的河流在缓缓流淌。

2

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，在淡紫色的变幻莫测的薄雾中，潜藏着一种忧郁、伤感的情调，仿佛将要落下去的夕阳也理解他们的离愁别绪似的。

刚刚跨入人生中年，体魄强健的阿尔斯朗极力不流露出他难过的心情，虽然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。可他知道，这样的痛苦是不能再多感染年轻的妻子的，否则她会跌入更加难以忍耐的深渊之中，那她将无法拔出脚来。“回去吧，世界上的道理自有公断，更何况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呢。”他言不由衷地喃喃说道。

他被逮捕了。因反革命罪判刑十年，就要被押解到森林劳改队去服役。

今天说起来是多么可笑，可在当时，这是事实。

阿尔斯朗从林学院毕业后正是五十年代，我们国家最富有感召力的时刻。他分配到东北森林管理局的第二年就和他的同班同学其木格结了婚。那时，结的是革命婚，因为一切都讲究革命。读革命书、吃忆苦饭，走长征路，做革命人……自然也得结革命婚了。

婚礼是简便的，但是却是甜蜜的。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收拾干

净做新房。他们把各自的行李拆洗干净，放在一块。屋子里贴上一些红绿标语，请一张毛主席的画像贴在正中，这就是新房了。

除此之外，没有其它什么摆设，当然更没有现在年轻人结婚所讲究的沙发，席梦思软床，以及什么电器化的用具。

婚后的生活说不上是平静还是不平静。但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像很多很多中国人一样，在批判与斗争中，在挨整与整人中，在单纯的信仰与神话中浑浑沌沌地生活着。他们也像众多中国人一样把自己的一切，乃至生命交给了党，交给了组织。无隐无悔，无私无怨，而且是充满了一种信念，甚至有点盲目地自豪和不切实际的遵从。就这么过了十年，生了孩子，也有了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家，……而且被提升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。但在一次运动连着一次运动之后，“四清”运动又开始了。

阿尔斯朗被四清工作队的人看中，还当了一名材料组的组长。

有一天，在孩子九岁生日那一天，祸从天降了。不知谁把他当学生时的日记交给了四清工作队。工作队员轮流看完了他的日记，在其中一页上用红笔画了出来。他的日记这样写道：

“……人生难道就是一只无帆的船吗？难道只能任其随意漂流吗？难道说共产党的天下也说不清什么叫‘理’吗？！……我恨这个当过兵的支部书记。他凭什么硬要和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学生结婚？！那个女学生爱上了他的什么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只不过是分配时留校当林业化学教员吧！哼，卑鄙！要是我，我宁可分配到最边远的林子里呆一辈子，也不出卖肉体以求一时的舒坦……”

日记里类似的话还有一些，但在那个奇特的时代，只此一条，就足以构成了他的现行“反革命”罪。当四清工作队把他叫到办公室去的时候，他还以为是给他布置什么新的任务呢。因此，他的情绪还是满激昂的。

“报告——”阿尔斯朗清理了一下喉咙。

“进来！”里边闷声闷气地应了一句。

“四清工作队同志是找我吗？”阿尔斯朗怀着一种忐忑不安而又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对方的反应。然而，他从沉默不语的四清队同志的眼神里发觉了一种异样的冷漠。这冷漠使他突然从心底和骨子里发出一阵颤栗，一阵哆嗦。他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了。

半晌，四清工作队队长终于开了口：“你……很会装相呵！
哎，伪装得不错么！”

阿尔斯朗虽然心里发怵，可还是强作镇定。他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：“队长，我没有……没有什么可装的！”

“没有？！”四清工作队队长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一只茶碗被震倒了。茶水顺着桌子流了下来。阿尔斯朗刚要俯身去放正，四清工作队队长又吼叫了：“放下，你不配！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！你要彻底交待！”

“交待？交待什么？！”

“你拿去看！”一叠有红笔圈划的日记甩在了他的眼前。

现实毕竟是现实，而且比想象突然到来的灾难要严峻得多。阿尔斯朗终于看清了那密密麻麻自己写过的字。那是在林学院上大学三年级时写的日记。他的眼前一阵黑雾升腾起来。他明白了，那上面是当学生时曾经随手写下的一些杂乱心得。可是他弄不明白，也想不起来，这日记怎么会落到四清工作队的手里？

有一瞬间的静场，似乎他没有一点勇气再敢向前迈一小步了。他在慌忙纷乱的心绪里抱起了那本小小的蓝皮日记，仿佛要吞下他的喉头，他匆忙地塞进怀间，顿时觉得像有一条长牙的蛇在吞噬他的心房。他仿佛凝固在那里。变幻不定的光点在他的眼前晃动。

“放下，这是罪证！”

他乖巧地从怀中掏出，又慢慢地放在了桌子上。他几乎已经晕

厥。

他不知是怎么走出四清工作队的办公房门。只记得有两个冰冷的铁圈卡在他的手腕上。

终于，明白了。他被捕了。

从那一天起，十年的囚徒生涯使得他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子，变成了一个成熟而又多思的大胡子。这之间有多少苦辣酸甜和悲愤忧伤呵……

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那难忘的一天。变幻莫测的薄雾时不时地遮住他的泪眼：“其木格，你放心，这点罪算不了什么，住几天就会回来……只是，只是你要顶住呀！”

她沉重地点了点头。可她当时，确实有点被雷击了的感觉，从头顶往下身发麻发颤：“对，你要好好改造，共产党的天下，有真理。一定有真理！”她言不由衷，混混沌沌，像闯进了一条没有出路而阴冷黑暗的幽谷。而且觉着身子在慢慢往下沉落。一种强烈的孤寂感冲击着她的心弦。“咚咚——”“咚咚——”那是她胸腔里发出颤乱的心声。有一股酸涩的气流冲进她的鼻腔，眼眶。一种带有咸味的水串奔流而出，她赶紧捂住颜面，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“天哪——”一声惊叫，她昏倒在冰冷的岩石上。

阿尔斯朗想去搀扶她，背后有力的大手却把他从另一个方向拉了回来。接着，他被推进警车。再接着警车带着一阵杀猪般的嘶鸣冲向了夜幕。

阿尔斯朗那无言的悲痛使得他颤动的心儿癫狂了。不一会儿，心就像发麻的大腿一样失去了敏锐的感觉。

隐约间，他又听到了那支歌，那支在他们相爱时唱起的歌……他的心在颤栗中得到了些许抚慰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

哪一片草地没有泥泞池沼？